

澹泊史論 下

六

113

907

14

50 55 60 65

門 113
號 907
卷 14

澹泊先生史論附錄

常陸 安積覺子先著

擬策問三道

殿試鄉試皆有定式。而非甕牖繩樞之士所可議也。然擬則無罪。彰考館諸子。研究史學。勵精公事。敢擬策試三篇。干求高對。此亦講習之一也。請勿遐棄。封建郡縣。唐宋諸儒。議論不一。如爭訟然。至柳子厚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蘇子瞻范淳夫楊用修皆是其說。而子瞻至謂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

澹泊先生史論附錄

澹泊史論附錄

三

復起不能易其言。其意以郡縣爲良法。皇朝上古至中世。專以郡縣之制莅之。至源賴朝握兵馬之權。恣封將校。有功於己者。以爲羽翼。子孫相承。血食永世。應仁以來。州郡瓜裂。封豕長蛇。蠶食鄰國。兵練馬彊者。并吞數州。介椽目郡司之制皆廢。而爲其守者。獨兼方伯連率之任。非階王命。皆所僭越。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間有英雄之士。能知順逆之分。周勃以百戰佐高祖。竇融以河西歸光武者。國家醴賞。疇勲帶礪。鞏固至於今日。海晏河清。千里之外。朝令夕應。無風草之警。然則子厚所謂非聖人之意也。勢也者。其言雖可取。而郡縣之制。未可爲得。而子瞻所謂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者。皆不足取。而淳夫用修之論。亦將磨之門牆之外乎。釋教之害。前哲論之悉矣。皇朝欽明天皇以來。崇奉之極。至與朝儀國典。同科並行。以萬乘之尊。脫屣空門。傳法灌頂。其禮重於受冊書。啓金滕。攝關大臣。競建寺院。股民膏血。務以鉅麗宏壯相誇。遂至以髡緇爲家法。以法諱易諡號。其弊不可勝言矣。然蘭殿椒屋。螽斯蕃衍。立爲親王。降列人臣。則遙授之官。宛如星羅。而簪纓之

族。殆將棊布。竭天下之力。不能贍其奉養。於是乎有出家離俗者。靡於開成皇子。而盛於覺行法親王。貫首門主。奕世不絕。雖無高岳恒貞之操行。而有圓慧尊雲之忠勤。至皇女。尤有難處。蓋自齋宮齋院廢。而皇女下嫁者。世贖其二。資裝不給。帑藏虛耗。於是乎有披髮入尼寺者。亦猶唐宋公主爲道觀教主。師資相踵。分派天潢。天下之人。望而知其尊爲公主。而不敢褻侮。凡僧尼寺院。皆有定額。而不別增租稅。以累黎庶。唐末十六宅諸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此雖喪亂之世。亦甚可哀。皇朝絕無此患也。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此雖不可以禮目之。亦不得已。而時之適宜者也。然則釋教未可全非歟。償聖主賢輔。馭寓秉政。則排斥釋教。而皇子皇女各安其所。別有良法乎。

禮樂所以移風易俗。而教化所由生。彝倫所由敘也。元魏孝文。欽慕華夏。敦尚儒術。遷都洛陽。嚮心禮樂。竟變腥羶之俗。能爲衣冠之邦。然明元太武之業。自此衰矣。金世宗。明主也。時人謂之小堯舜。禁女真。不得學南人衣飾。嘗怒太子允恭。盡用華服。曰。易世其衰矣。文中子

曰。心迹之判久矣。余竊謂世宗能究其心。而不踐迹。此其所以爲明主也歟。元之爲國。反於孝文之所爲。不欲用華變夷。而日夜思惟用夷易華。王元美有見于此。故曰。元唯不忘其故。是以易世之後。僅能驅而置之大鹵之外。若飛鳥之就林。而巨鱗之還壑也。皇朝風氣剛勁。士尚廉恥。矜弓戢戈。百有餘年。文運隆盛。戶誦家習。上之爲政。參用弘安禮節。貞永式目。而不規規於衣冠文物之制度。五教誕敷。五品克遜。樂則不能知。禮則可謂具體而微矣。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朱子釋其義曰。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又載程子之說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又曰。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然則禮樂雖不可興。而處雍熙之世。享磐石之安。如斯而足歟。抑聖賢當世。則有以移風易俗。而復三代之治乎。

致藤執政書二首 癸巳

覺在彰考館三十年。縱觀史策。得覩皇朝異邦之事迹。徒供筆墨之資。未試鉛刀一割之用。年幾六十。益無聞焉。齒髮頽落。精神衰憊。雖有老驥伏櫪之志。而

恐貽駑馬戀豆之譏。故修史之暇。唯以澆菜養菊爲務。至於當世之事。非所涉歷。豈敢吐一言。論一事哉。然而飽食暖衣。豢養妻孥。皆君上莫大之恩。敢不竭犬馬之力。以輸螻蟻之忱。久辱台臺之知。恃其不必厭棄。故作書二通。干進左右。冀暇時電覽。

其一

覺聞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霸之與王。固不可同日而語。功烈如彼其卑也。然而後世公侯牧伯。胙茅土而有社稷者。景仰桓文之功烈。咸欲企而及之。何邪。誠以其得賢臣而爲之佐。合諸侯而尊周室也。方今柳營之制天下。雖不可比于周室。而德澤之浸灌浹洽。人心之攀附悅慕。不可謂無周室之遺風也。昔者月堂西志二君。以至道甫道幹二君。僅有三河之一方。城非完固。兵非衆多。四境隣敵。而能自立。竟基大業者。非有陰謀祕策。驅神役鬼之術。而以誠接下。以恩撫下。世德相承。人心固結。猶太王之在幽也。傳至東照宮。英武天縱。人歸其仁。神智妙算。戡定禍亂。不數十年。合四海於分裂之餘。擁戴天子。禮遇公卿。羣雄匍匐而聽命。黎元極

負而嚮化。其規模之宏遠。聲教之樹立。自鎌倉室町以來。所未嘗有也。徽猷嘉謀。不遑枚舉。而莫善於封建。三藩犬牙相錯。盤石相固。雖有跋扈倔彊之徒。而不敢萌覬覦之心者。以其內外相持。緩急相救。其勢足以威服諸侯。而其重足以鎮定遐裔也。台廟以謹慎守之於初。猷廟以英邁承之於後。綱舉目張。仁漸義摩。百年之間。干戈不興。民安其業。人懷其德。勝殘去殺之效。於斯可見。豈非積德累洽之所致歟。近者文廟以不世出之資。入纘大統。發號施令。煥乎可觀。庶績咸熙。有光前烈。惜乎享世不永。施設有所未盡。天下之人。如喪考妣。此豈勉強矯飾之所能致哉。仁心之及人。德澤之被物。不期而同。其效如此。幼君在上。賢臣在下。率由舊章。顛若畫一。賈生所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正謂此時。而覺區區之心。竊謂君上宵衣旰食。勵精求治。而政府諸公同彘協恭。陳力贊襄者。亦在此時也。夫圖治與贊治。豈可一日而忽之。何必有待於今日哉。蓋四海之廣。萬姓之聚。約之於身。譬猶一家然。衣服飲食。不可一日去之者。由旦而夕。習以爲常。狃於所安。恬不知

省。一有孤兒弱孫。主其宗祧。衆所倚賴。則饑飽寒暖之節。必加意而慎重之。由家而邦。由邦而天下。在能擴而充之。則勵精與陳力。亦不在于此時乎。歷訪之古。柳營年齡之弱。未有如今日者。藤原賴經二歲赴鎌倉。當此之時。北條義時竊兵馬之權。置君如奕棋。假而爲名。徒擁虛器。此不足論也。室町十五世幼齡之君。不爲不多。而其最少。無踰源義尚。雖有其父義政尚存。而厭厭如泉下人。強臣制命。政不由己。此又不足論也。唯義滿十歲爲元帥。器度卓越常流。輔以細川賴之之忠亮。故其駕馭羣雄。頗有可觀。而今輔相大臣。豈無賴之之賢。幼君成立。或能十倍義滿。則杞人之過慮。無復所用。而覺反覆究窮。不憚瑣屑者。亦有說焉。天下之大。機務之繁。豈能一一遵成規。而合軌轍哉。臨事處變。不得其宜。則執政元老。必將稟白三藩。而服天下之心。三藩之中。唯我君上年最高。而德最優。言而爲天下法。動而爲天下則。一言一動。皆所瞻仰。先自治而後治人。所係重而所期大。則圖治與贊治。豈非今日之急務哉。蘓子瞻有言曰。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勤守簿書。上下相安。

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由是言之。求治之道。豈惟遵用故事。與勤守簿書而已哉。今四境之內。既無憂虞。士庶帖然。各安其所。夫何不治之有。而覺云云者。更欲治道之精明隆盛。而四方之來取則也。君上仁孝寬裕。遷善改過。明於責己。儉於奉身。此誠希世難遭之明辟。而諸公宜力有爲之時也。往年震火之災。權宜濟事。移於駒籠別莊。歲月既久。意所便安。一旦去之。速入藩邸。曾不吝於去留。天下之人。皆知愛戴幼君之誠矣。願乘此機。恢弘威公義公之志。敦教化以正風俗。開言路以納諫諍。甄淑慝以覈名實。決壅蔽以通視聽。則雖有難處之事。難見之情。必將縷析而刃解矣。苟能如此。則不負祖宗封建之懿範。而桓文能尊周室之美。亦可幾也。進而修之。豈唯桓文之功烈。雖聖人精一之旨。亦可講明而措之事業。則其所施。豈不博大深遠乎哉。覺雖庸劣。嘗聞事君之道矣。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夫吾君之能之。邦人知之。天下知之。若夫獎順其美。而潤澤之。則在政府諸公矣。干瀆嚴尊。退增汗懼。伏惟矜其愚而垂察焉。

其二

覺嘗觀古之言時事者。必有措置之方。覺愚不知當世之務。又自少及老。從事筆硯之間。未嘗更歷贊畫之地。故其言迂腐。不切時務。又非求言而言者。進有犯上之戒。退有出位之懼。但葵藿之心。不能自已。君上愛戴幼君之誠。修己治人之要。前已論其大較。又陳至愚極陋之下計。以備采擇之萬一。非敢自謂措置之方。亦恃愛而忘孱劣耳。竊惟當今之務。在於洞悉諸侯之情偽。不知情偽。則不能察其形勢。事至而遽應之。亦已晚矣。昔者春秋戰國之世。有行人之職。遍使列國。以修辭命。以通朝聘。其君之賢愚。卿大夫之能否。政事之得失。民心之愛惡。租賦之盈朒。兵馬之彊弱。悉知之矣。今四海一家。諸侯會同於江都。非由吉凶大禮。則越境通使。法之所禁。縱令通使。不過禮貌而進退之。奚暇知其餘哉。故奧羽之近。既不能知。況關西筑紫之遼遠乎。然則何爲而知之。曰。請用間。孫子十三篇。用間最爲下策。況在治平之世。妄陳用間之說。必爲狂悖而駭視聽矣。然嘗聞之間者。權也。在兵家名曰間。在聖人謂之權。處之有道。

而卒歸於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方今主幼國疑之時。同心竭力。輔導翊戴。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此執政元老之任也。審天下之形勢。察諸侯之情僞。一旦有意外之變。則不動聲色。而折衝千里之外。此君上之任也。竊觀元和以來。寓內寧謐。一有草竊姦宄。則誅竄不旋踵。國主城主。政令苟有不善者。罷黜流徙。寔繁有徒。此雖議於朝堂。公其是非。而至其隱微之情。難見之形。則非用間。何能探腹心。而中肯綮乎。蓋朝堂之用間。神其機。妙其用。譬如著鹽於水中。泯然無迹。故人不能知耳。以其不可知。遂謂無此事。其可乎。豈惟朝堂之用間。諸侯有志者。亦用間於我。何能保其必無乎。彼能知我。我反不能知彼。豈事務之所宜然邪。覺愚以爲宜擇卒伍吏胥中有幹力。而可爲間諜者五六人。厚其資給。分遣諸國。或爲賈販。或爲伎工。隨便適宜。指授方略。覘知各國之情僞。又擇親密近臣。謹愨厚重。通達事體者一人。統之。授以散職。踈而遠之。使居街衢闐咽之地。廣交諸侯之臣下。或飲食燕衍。或琴棋書畫。恣其所爲。不拘文法。昇以內帑金繒。充其交通之費。外爲污穢之行。內實

明敏精練。凡諸侯之好惡明闇。人心之向背去就。纖悉必知。隱微必察。而所遣諜者。歲月一至。以其所得事宜。報之所統。所統審問而簿記之。以己所聞較彼所言。參互證驗。以時上聞。則天下之動靜。可坐而知也。然其機一露。鮮不僨事。尤宜極慎。極密。不使外人測其端倪。故孫子曰。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大易豈言間諜細作之事哉。然而剛柔相推。變化不測。在能融釋而會通耳。蓋天下之患。常在恃安而忘危。何謂危。人心之去就是也。就之則安。去之則危。今天下之諸侯。雖大小之不侔。猶兩漢之遺制也。所謂御譜第衆。卽從高祖于豐沛。屬光武於南陽。蕭何曹參馮異鄧禹之流也。外樣大名。卽英布以九江擊楚。耿弇以上谷佐漢。趙佗以南越臣服。竇融以河西來歸之類也。其他將校偏裨。有褻旗斬將之功。而無菹醢夷滅之禍。傳至數世。子孫守土而牧民。至於遐裔荒陬。奉書朝發而夕至。莫敢支吾者。誠以東照宮文。謨武猷。英略絕世。駕馭得法。而能全功臣也。夫如是。天下之

安。莫過於今日。尚何去就之察。而禍患之慮哉。然論天下之大勢。必審人心之向背。今天下之人心。皆向利而背義。侈靡成風。土木糜財。其所由來。亦有漸矣。天下言利之徒。並起而爭進。公侯牧伯。莫不以利爲先。廉恥之風。頽墮不振。苟爲後義而先利。則遺其親而後其君。孟子所以警梁王也。蓄好利之心。伺可投之隙。禍患之生。殆有不可言者。此覺所以寒心股栗。而未敢輒以爲安也。江都萬民之所輻湊。浮浪之士。遊手仰食。不知其幾千百。憲廟之世。諸侯有罪而國除者。歷歷可數。其下所養之士。一皆漂散。則今日浮浪之多。倍蓰曩時。其間豈無桀鷲之徒。萬一造爲慶安辛卯之事。智計反有出乎其上。響應而嘯聚。則將何以應之哉。浮浪之士。可憂如此。況牧伯連率。權力百倍于此者乎。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賈生所以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雖然。處之有術。馭之有法。此執政元老之憂。而非君上之所可否也。一有意外之患。而君上素爲之備。慮之周。而察之詳。逆折其機。而弭禍制變。則其忠於公家。施于事業。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嚮者義公藝

卉木於駿府。植香菓於伊豆。卉木香菓。果何益於邦家哉。此乃所以泯其迹。而收其用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義公用意之深遠。經邦之勤拳。皆可繹而講之。則有萬萬于至愚極陋之下計者。政府諸公。烏可忽之。而不思其故哉。觸冒忌諱。罪無所逃。惟台臺鑒茹。而裁度之。

謝平玄中書

嚮辱賜壽序。薰沐莊誦。如獲拱璧。命意之高。立言之大。夙出人意之表。不可引尋常祝釐之語求之。信乎徂來先生之門。多文人崛起者。籍湜輩。不可一二數也。但僕蒲柳凋零。犬馬齒衰。徒糜歲俸。惴惴焉。唯一日失墜。是懼。不意蒙長者之推獎。忝張老之善禱。縱欲夸耀鄉里。揆之中心。能無愧乎。至於稱贊日本史。則借鄙人之壽。引彰義公之義。古人亦有借彼言此者。此文章家機杼之功。而大兄幹旋鎔鑄之妙。踔厲發越。筆下風生。孰不忘食而樂聞乎。蓋日本史之成。用力寔大。而文獻不足徵。古記實錄。皆編年之書。而紀傳羶體。引效遷固之史。戛戛乎其難哉。千載之下。其可徵者。無踰舍人氏之史。

誠如所諭。而舍人氏之史。取材於三史六朝。頗有筆力。雖不純乎史體。亦非後世紀載者之所能及。續日本紀。曰下。則日曆起居注之體。而冗蕪輒弱。皆不足觀。然如其事實。則舍此無可外求。中古兵燹。簡牘殘滅。日本後紀。既不可得。其散在類聚國史者。厪如黑子之著面。本朝世紀。寥寥無聞。可曰取信者。水鏡大鏡榮花物語之類已。譯而成文。亦頗難矣。唯有王臣之家乘日錄。可補舊記之闕略。而周旋規矩之小節。什居八九。披沙揀金。蒐材構居。抑又難矣。義公立法甚嚴。不許騁文弄辭。務使核實。每戒史臣曰。選皇朝之史。固非汝輩所能及。後世必有良史者出而修之。吾備其稿耳。寧繁勿失簡。寧質勿過文。故每事參覈諸書。標其所出。畦畛溝洫。各有所局。而不能踰越。雖有具鵠眼鷹睛者。不得縱凌霄之翮。亦猶圖鬼魅者易工。畫狗馬者頗難也。然義公之立論。亦有卓然不可沒者。紀律正名。內南。外北朝。又如所諭。雖然御紫極而當丹扆。莫非後嵯峨上皇之裔。義公豈得曰私心輕重之哉。一曰明德三年神器所歸爲斷。而興替盛衰之間。必三復致意焉。其餘列神功皇后於

后妃傳。揭大友皇子於帝紀。皆世人之所駭異者。此非義公之剟見。而推原舍人氏之史也。舍人氏編年而書。苟不係於紀。則應神天皇六十年間。事實皆湮沒而無聞焉。故書攝政元年。而刑賞黜陟。臚列無遺。既云攝政。則非踐祚明矣。若大友皇子之篡統。則懷風藻水鏡。皆有明文。而舍人氏既書近江朝廷。其書天武之篡奪。曲筆回護。雖子爲父隱。理所當然。而不自覺其往往逗出。此皆天理人心之公。不可掩匿者也。後人不能究其旨。曰大友爲叛臣。而列於將門純友之類。不亦悖乎。義公憤其憤憤。故特書而正之。亦欲扶綱常正名分也。降及中世。外戚竊朝權。宮壺亂倫理。三綱淪而九法斁。姦邪進而忠讜逐。遂致陪臣敢擅廢立。島夷指斥乘輿。開闢呂來。所未嘗有。其變亦大矣。究其端緒。必有所從來。而據事直書。美惡自見。此皆日本史之大較。而卽其書可見其義者也。藏之金匱之底。而不下州閭者。豈義公之志哉。勢有所不可也。數百年間。汗隆升降。瞭然眎諸掌上者。亦必有其日矣。踰七之老。朝不保夕。而日本史之壽。則不可限量。後世豈無良史者。采而擇之。筆者筆。削

尺下。恐
脫寸字。

者削。曰為昭代之龜鑑。而成義公之志者哉。序中所謂亂臣落膽。悛覲覲之心。賊子跼踖。不王之迹。拂地焉者。至此方可庶幾也。僕與諸子。同修日本史。歲月既久。雖無尺之長。而熟知義公之志矣。夫貴籓之望。義公在大父行。而下之事上。猶一家也。何日把臂。曰罄所懷。今因銘戢祝規。不惜為大兄傾倒。略敘顛末。曰冀日本史之壽與天壤不敝也。秋涼自珍。

復山混齋書

丙戌

昨承諭。參州小豆坂之戰。信長記。信長譜。織田家譜等書。為天文十一年。德川記為十六年。紀事頗詳。然曰信長記。信長譜。先輩所撰。艱於取舍。故開設兩端。曰垂下問。援曰歐陽五代之事。有根據。有見解。議論鑿鑿。可喜。所謂入吾室。操吾戈。而伐我者。將釋旗鼓而解去。其鋒殆不可當也。竊謂諸書為十一年者。皆承信長記之誤。然非作者之過。而後人之妄為也。何曰知之。信長記天文下注壬寅。不書幾年。而直書月日。其八月二日出兵。十日會戰。諸書皆同。但年有異耳。蓋當撰述之時。駿參之載籍。未易輒見。得之於織田家之傳聞。而無所參互。

考索。故寧闕疑而不書年。作者之用意頗慎矣。意者輕薄之徒。妄加壬寅二字。以補其闕。壬寅乃東照公降誕之年。是時道幹公未與信秀構兵。事實大舐牾。當羅山先生撰譜。別有所據而然乎。抑亦以壬寅二字推爲十一年乎。二者未知何如。而其爲誤決可知矣。如楊燕竒碑。寶應貞元紀年雖有誤。而無損於韓子之文。羅山之博洽貫穿古今。其間豈無一二所遺。亦無損於羅山之學。後進晚輩不究十六年之實事。而泥于十一年之虛文。則其繆愈遠矣。僕非敢輕議前輩。唯以事實所在爲據。初道幹公避叔祖內膳信定之亂。依義元于駿府。天文十年得還岡崎。根本未固。人心動搖。結婚刈屋。以資輔車之勢。未遑侵伐隣境也。十四年信秀聞內膳死。攻拔安祥。兵釁始見于此矣。十六年道幹公叔父藏人信孝與信秀連兵。以窺岡崎。道幹公患之。乞援于義元。於是方有潮見坂之事。義元聞之。率兵戰于小豆坂。參之於駿參諸記。是時東照公實六歲矣。若無潮見坂之厄。則小豆坂之役。緣何起哉。僕久疑此事。常有意于刪修。而未能遂。兄能譜練系譜。縷析精微。裨補紀傳。其

功鉅多。今當博攷。嚴參之。諸記。歷繙祖宗之譜牒。定爲十六年。言糾其繆。人非無過。能改爲賢。書非無誤。能正爲善。正其誤者。非兄而誰。牛溲馬勃之語。雖謙遜之至。而參朮攻疾之譬。暗契元行冲之言。真所謂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者。兄其勉哉。

書僧高辨語贈藤執政。

初北條泰時在京師。謁梅尾僧高辨聽法。偶及治國之談。高辨曰。君不見夫治病者乎。良醫能察其源。審寒熱之所中。然後投劑。莫不立愈。世之爲治者。不察其原。濫行賞罰。則姦僞益作。風俗日偷。欲爲之治。末由也已。譬之庸醫。不知病原之所在。妄施治療。治之不成。由人有欲心。欲心一萌。衆禍競起。足下執軍政。躬自率勵。何不成之有。泰時曰。雖一人勉行之。奈衆不從何。曰。是不難。在足下之心耳。古人有言曰。其身直則影不曲。其政正則邦不亂。正也者。無欲之謂也。足下心誠能存之。則人薰德而知足。不勉而行。治可庶幾矣。一有爭訟者。則自反而痛懲。不可加罪於彼。譬如身不正。而惡影曲。不正身。而欲罪影。其可得乎。泰時大感悟。常謂人曰。我備

有雨亭書
乏執權。獲免罪戾。高辨之力也。謹按高辨者。梅尾明慧
上人也。戒行精練。載在僧傳。浮屠氏之教。昌黎所謂一
死生。解外膠。於心泊然無所起。於世淡然無所嗜者。彼
於邦家事。有何關涉。而所言乃能如此。蓋保元平治。召
來。王綱不振。選舉之法不行。而在廷之臣。苟且偷安。不
聞騫騫匪躬之節。攻文學者。徒召雕績縟采爲工。而不
思濟世安民之略。孔孟之道。無復講明者。間有聰明特
達之資。則逃在釋氏之門。故緇流多卓犖之才。縫掖靡
經綸之術。彼此得失。良可慨矣。明慧之對泰時。務欲反
己而召清心寡欲爲本。其旨固美矣。季康子患盜。問於
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聖人之言。炳
如日星。當時學術廢弛。惜無有召其言告之者。故明慧
本原其意。而推廣之。反覆曉譬。誘掖獎勵。豈不深切著
明也哉。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方則水方。盤圓
則水圓。君者。源也。水者。流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唐太宗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
得矣。賢哲之言。古今一揆。明慧出世之人。而能爲經世
之言。苟有裨於世道人心。吾將取之矣。泰時能用其言。

身率下。政令簡明。紀綱整肅。盜賊屏息。士民富庶。貞
永式目。至今立爲準則。然使泰時能聞聖人之道。則
死諫爭。不使其父陷於不臣之罪。而鎌倉之治。益有可
觀者也。刑賞忠厚之言。不出於儒者。而出於釋氏。世道
隆替。從可知矣。覺頃釐正泰時傳。筆削明慧之言。而深
有感于聖教之湮沒也。故錄之。以呈政府諸公。願講治
之暇。或能省覽。幸焉。

荅中根重玄書

春間辱蒙翰教。禮文備至。嘗於梁蛻岩仕品中。稔聞仁
兄之名。又東溪田兄屢通聲價。故雖未接丰采。久懷景
慕之誠。就審仁兄游于田兄之門。教授東都之諸生。學
已成。文已熟。固無所求於庸虛如僕者。而投寄高文。已
斷是正。此雖出于田兄之先容。而謙遜之美。溢於楮墨
矣。田兄固有通家之誼。眷注過甚。誤以輪困離奇之蟠
木。廁於榱桷豫章之良材。仁兄繆聞其推獎。將謂有所
裨益。負山嶽之重。而逡巡于蟻垤培塿。何能增其高且
大哉。高文繙閱數四。鋪敘北越事實。簡勁得體。僕往年
偶讀見行本東國太平記。其爲書也。摺撫近世諸家軍

記重沓叢雜。不復考究其實。故有自相乖盭者。真偽相半。不足憑據。卷末載杉原親清筆記。乃其所得於耆舊口碑者。稍爲核實。中有宇佐美定行與長尾政景溺死事迹。信如是。則不動干戈。而措北越于泰山之安。謀畫周摯。忠勇兼備。近於殺身成仁者。僕嘗講究定行兵法。崇尚其術。故欲標出論述。而奈局務繁冗。不遑下筆。今觀仁兄所著。恰如探囊取物。頓償宿債。可勝愉快之甚。送岡島援之序。壯珉可誦。歷舉其才藝。召俟薦賢舉能者。僕亦敢召仁兄之期。援之者。期仁兄操行如此。修整文學如此。植立又焉往而可不售哉。高文本無疵類。可指摘者。特召盛意懇惻。敢布一二管見。唯高明採擇焉。館職倥傯。日不暇給。故替緩至此。踈慢之譽。統祈原亮。田兄召絳帳之選。應方伯之辟。學優而仕。行將展其所蘊。竊料仁兄一則喜其登庸。一則憂其遠別。憂喜著於文辭。必將有所贈矣。上途在近。想治裝填委。希叱名致意。

答百拙和尚書

夏間辱書。審和尚起居安適。良慰老懷。蒙賜客歲所允

諾。寶鏡尼公主橫披寶墨。奎壁照耀乎蓬筦。龍蛇飛動于軒楹。館陶湖陽之尊貴。彰聞九重之上。而鐵畫銀鈎之適美。悠揚千里之外。非和尚之雅眷。烏得致之。誠曠世之竒琛哉。承諭。今春鹿苑院主聞官。開金閣。排遺像。募緣以資補苴。士庶麇集。縱其游觀。嗟乎金閣之名。聞於遐裔久。以不能登臨爲憾。而今薰誦盛作。想像傑閣之勝。一興一廢。不啻鄴都三臺之感也。凡近古霸業將略之大。無出於鹿苑源公太閣豐公之右者。誠如所論。蓋源公幼有大志。長而英武絕倫。殪山名氏清於內野。戮大內義弘於界浦。委任細川賴之。而威惠並行。功烈邁于父祖。可謂雄傑之霸主也。及其薨也。後小松天皇贈太上皇尊號。老牛竊有感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辭邑而請繁纓。夫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當是時。天子徒擁虛器。居萬乘之尊。而無一邑之可與。故假名以寵之。幸而嗣君辭而不受。使其受之。則啓魏晉禪代之心。亦未可知。岌岌乎其殆哉。豐公崛起布衣。位極人臣。智謀天出。不學而能通鈐韜之術。英略震於四裔。威稜動乎三韓。明神宗所贈王者冕服。

見在妙法王之寶庫。去夏涼暴。和尚與南湖景山二兄往觀之。龍衣黼黻。以至玄圭佩玉鼻巾剔牙之類。次第駢羅。宛如在目。遂與二兄相顧揮淚。因賦佳什。見寄滄桑之感。又有甚於三臺之興廢也。慶長元年。明正使楊方亨副使沈惟敬。謁伏見城。奉金印冕服。及授諸侯冠服。隨其品級頒之。豐公著緋衣戴冕。神祖及加賀亞相以下七人。著禮服。亨冊使老牛嘗書之於烈祖成績。而其制作未嘗夢見。辱受圖以見示。得知其詳。何幸如之。因與敞邑士大夫傳觀。品其彷彿。以爲美譚。皆和尚之鴻庇也。夫以二公之桀驁。不祀忽諸。而海晏河清。八荒無風草之警。百有餘年。以至千萬禩。莫非神祖戡亂偃武之化。而皞皞如不知其然而然也。積德累仁之美。豈庸劣如老牛者所能著述哉。成績爲書。承乏編次。參互考索。務使核實。以備良史之筆削耳。和尚嘖嘖稱之不已。不亦增價乎。如涉筆則一時高懷。愈不足觀。南湖兄雅量宏遠。不棄蕉萃。辱賜書及和章。輒欲裁答申謝。而仲夏被寡君之命。編纂食貨志。往年分局。修兵馬食貨二志。兵馬功竣。食貨立稿。未數月。而先侯特命使

修成績書成。進呈寡君。今春優命。致仕間退。老牛得意。自訖。可謂偃息長林。豐草之間。齧豆飲水。以樂餘命。而不圖羈紲史局。耕耘筆硯也。蓋修史既難。而修志尤難。鄭夾際曰。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異域之志。粗有文獻足徵。而史臣難之。皇朝兵燹之餘。舊記殘缺。百不存一。農田賦稅。庸調徭役。糶糴賑恤。銅鐵錢鈔。廢置沿革之詳。未易得其要領。況自源武衛爲總追捕使。王制一變。法令專出於武臣。欲以往古班田之制。莅之。其可得乎。拮据綴拾。絕非老牛所能負荷。然以君命之重。弗敢逸豫。搜羅研究。不暇裁書。併復和尚書。替延至今。罪甚。希將復扎。轉達南湖兄。致意爲幸。秋涼。冀自玉。

復平玄中書

一臘三白。豐年之瑞。令人生厭。春初大雨三日。蕩滌無遺。大哉東君之沛澤。萬彙無不芽茁暢茂矣。就審足下福履豐亨。可勝欣抃。聞冬初遭疫鬼之厄。闔室並枕而卧。加之麻疹爲厲。醫藥旁午。甚軫殷念。勞勩體悉。開歲舊疴蠲除。態度與煙霞競美。至祝。僕家亦舊臘同罹此。

患看護不舍晝夜遂致奉復遲緩獲罪多矣承諭去夏與南郭兄二三友人游于相中天女洞之奇崛形容如畫珠樹怪石雲煙錯落怒濤卷雪海氣涵空壯觀不減於廣陵而筆力有加于枚叔也公海入鎌倉弔源二位之故墟何其興之勃焉而不食之忽焉北條氏巧創儉守九世佞佛日以不足家佛圖澄人鳩摩羅什要之武人不學信鬼祈福不異於羯氏之俗皆至論也然此弊不特武人其原起於輦轂之下簪纓之族李唐公卿亡萬數而削髮為僧捨私第為佛寺者唯天平節度使劉

亡下恐脫慮字

總一人耳皇朝則不然自關白兼家披剝創法興院子孫皆效其所為務以管構如藍莊嚴佛像相高而究其根本則聖武皇帝以萬乘之尊自稱三寶奴後世遂至攝關三公方袍圓顛朝野靡然成風無怪乎武夫悍將之惑其教也一覽亭今廢矣甘棠之感誠如來教金澤文庫舊跡餼羊亦不存世態變遷可勝一慨大抵相中天府之國泱泱乎霸者之風固不爽於所聞矣僕足跡未嘗到品川以南真淤泥蝦蟇整薨自得者豈能得品藻形勝之地哉然因編纂烈祖成績頗得窺其梗概元

弘建武之事。置而不論。天正中。關白秀吉公遣使小田原。敦諭北條氏政。使之朝京師。以修藩臣之禮。氏政父子。偃蹇傲忽。大言曰。彼焉能千里懸軍。越管根之天險。而攻我哉。縱彼能來。不過如昔時平軍駭富士川之鳥聲。而潰走耳。關白聞之。赫怒曰。彼何曾比予於維盛。是弗可堪也。遂假王命。以征不庭。師出有名。所向摧衄。一舉而拔小田原。五世宗祏。不祀忽諸。遂授關東八州之地。以開神祖萬世之基。一廢一興。天人之際。深有所感也。捧讀足下及南郭兄詠懷。覽古諸作。其雄爽雅麗。抗衡初盛。凌軋沈宋王孟者。非所敢論。九代鴻基。三朝遺構。寶鼎彤弓。天狗旅獒。詩而史。正而葩。真有得於江山之助者也。足下頭風。不待陳琳之檄。而頓愈。信乎壯遊之力。肌骨新而精神王也。如僕浴于東海之潮。則異于是。魚蝦海鷗。梵唄鐘磬。蟬蛻於塵埃之外者。不負高論。而歸家。則編纂堆案。羣疑塞胷。剖析異同。弁覈真偽。每事標其所出。下筆不得自在。寒儉局促。僅可比於起居注。日曆之體。安得廁於太史之撰哉。徂徠先生所著辨名辨道論語徵。大學中庸解。文集若干卷。高第諸子。

寒儉可疑

校閱文集既卒業。梓行在近。此不朽盛事也。僕不知耆
耄之將至。惟冀掃几拜讀耳。去春貴寓雁池魚之災。資
財蕩盡。足下素無王參元之累。而黔其廬。赭其垣。造物
者何虐才子之甚邪。田子愛拮据經營。師友之誼固當
如此。而足下歸美於弊邦之士風。義公之所涵養。亦忠
厚之至也。足下近年栽菊自娛。抱甕灌園。比陶長沙之
運甕。以爲攝生之道無過焉。僕百事不能。唯能藝菊。栽
培植。量晴校雨。勤勞略與農夫相似。自謂老而不死。
頗得其力。乃知天壤間。亦有同臭味人也。物不貴多。唯
在能擇精品。開花豐穰。則數十莖。可敵浮花浪藥百千
本矣。魏吳合肥之戰。張遼八百人。能摧孫仲謀十萬之
衆。物雖小。可以喻大。亦此類也。岡仲錫無恙。卽以貴教
轉達。春來目疾又發。復扎益替延。千萬亮恕。春寒冀自
玉。

送村篁溪之江戶序 壬午

彰考館之設久矣。編纂非不勤。考覈非不精。而未告成。
何也。蓋創立者。難爲體裁。而殘缺者。未易修繕。皇朝之
古。唯有編年實錄之書。而析爲紀傳。彙分區別者。實我

義公之所創立也。夫自古之所無，作之於今，體裁之難，從可知矣。宇多醜，翻呂下實錄，無復存者，僅有家乘之可徵，而稗編叢說之間，可採者耳。掛一漏百，裒腋成裘，修繕之不易，不亦宜乎。處至難之地，而爲不易之事，固非老成更事之人，出其力而負擔之，則數百千年間，治亂興廢之事，豈一朝夕之所能成就哉。義公江海之量，不規規于督促，務求博考而精選，館職之士，遵其旨而盡其才，歲月之久，既有成規，而子傳子，常子朴之徒，相繼凋零，當時共事者，落落如晨星，而先輩宿望，屹爲後生領袖者，唯篁溪村總裁一人而已矣。今上公善繼義公之志，召僚寀於江府之館，仍其舊而置之，於是乎有行者，有留者，篁溪首應其命，而行與留，莫不咸得其所焉。嚮所謂至難不易之事，篁溪備嘗之，而盡知之矣。請言其易者，蓋本紀者，本原其始，而紀次其事與時，義例至嚴，筆削至重，而上自神武，下至後小松，百王之紀，旣成矣。蘭殿椒屋之隆盛，金枝玉葉之蕃衍，賢愚異轍，淑慝交軌，而后妃皇子皇女之傳，亦旣成矣。所未成者，文武諸臣之列傳也。然桓武召上，旣遂其功，平城召下，亦

有竣者。表與志姑舍是。較紀與傳。成者居於六七。而未成者纔三四耳。今召才雋之士。遇得所之時。發樂爲之機。乘垂成之勢。老成更事之人。鼓舞而作興之。則如蹕颿風而下順流。此之謂易。不其然乎。雖然。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末路之難。而勉勵之也。治承養和之軍旅。元弘建武之兵革。英雄並起。州郡瓜裂。忠臣義士。肝腦塗地。而不顧。猛將驍兵。勇略蓋世。而間出。機務之殷。事業之偉。不可召承平無爲之人物例之。則邪正順逆之辨。抑揚與奪之權。固有所存。而史筆之重。蓋在於斯。若源平之戰。則水館之士。釐正而修飾之。南北之爭。其責歸于江館。而義公之精神膽識。歷千載而不埋沒者。蓋亦在於斯。篁溪勉乎哉。其召是言語于同寅。栗子相與戮力。協恭而告召成功。則今者之行。豈不光明俊偉也哉。

跋今井魯齋弔楠公文

西山公建楠公碑於兵庫港河廣嚴寺。住持僧千巖乞藏。今井魯齋弔楠公文于寺。公命覺跋之。

亡友今井將興弔楠公文一軸。召公命裝潢。藏于攝州兵庫廣嚴寺。讀之適有可慨者三。將興嘗使鎮西。路過

兵庫拜其墓於榛莽荒草之間。當時豈知有今日之盛舉哉。不知而能如是。可謂有志者矣。使其得見今日之盛舉。則其爲文亦當何如。一可慨也。將興同子。師事朱文恭。文恭嘗在長崎。應人需而著像贊。今鐫碑陰。曰垂將來。而此文亦得藏諸廣嚴寺。曰備觀覽。將附驥尾而顯名。豈非幸歟。然使文恭在世。作爲碑文。則揄揚闡明。殆亦不止於此。二可慨也。昔宋學士作余右丞傳贊曰。余來江左。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莽蒼間。猶足召動人悲思。夫余闕胡元之臣耳。苟盡忠於所事。則誠可表章。況楠公之忠勇。固余闕之所不逮。而江流落日。弔古興懷。則無召異也。將興能拜其墓。能爲此文。而余不能。三可慨也。使將興聞余此語。不知召爲何如。

源流綜貫序

代威公言

嘗觀周室之興。古公亶父克修后稷公劉之業。邦人皆戴之。傳至文王。其道大亨。遂建八百餘年之基。莫非積德累仁之效也。我祖宗之在參河也。土地不甚廣大。城郭不甚險固。務行仁政。而衆庶歸之。雖中遭屯難。強

纒恐灑

困多虞。而世祿戴恩之士。壘粉其身而不顧。運籌協謀。克復舊業。神祖英武天縱。東征西伐。功烈蓋世。風纒露沐。身縈鞬而能尊王室。揭憲章。振紀綱。發政施仁。天下翕然化之。天棐其忱。子孫蕃衍。胙之茅土。召爲維城之固。蓋別子之受封。寔爲百世不遷之宗。犬牙交錯。磐石鞏固。內有魯衛之分。外無吳楚之嫌。葛藟瓜瓞。覃施綿延。割土錫爵。各爲小宗。義公豫料紹襲。旣久。昭穆紊次。乃命近臣。撰次譜牒。然神祖事業之大。非譜牒之所能盡。故不敢書。而台廟召下書其梗槩。立爲正統。

曰尾張。曰紀伊。曰水戶。三家亞于正統。而其小宗分爲別卷。召附大宗之下。越前召懿親爲宗。而越後附焉。支流餘裔。召類從。保科氏分派。台廟建邦。啟土。彝倫所敘。猗矣盛哉。肅公重命。臣僚增修整正。及余蒞政。考訂益精。歷年方成。取而閱之。則文之昭。武之穆。召至周公之胤。一覽無遺。公子公族。煥乎臚列。天序天秩。粲然不亂。題曰源流綜貫。蓋取諸宋呂祖謙表語也。在昔慶長。元和難波之役。威公留守駿府。其任亦大矣。自受青社。幾乎一百二十餘年。闔境寧謐。士民樂業。豈非爲仁之

餘澤歟。義公肅公之規模矩矱。可レ曰垂憲本藩。而龜蒙
鳧繹。不騫不崩。景福鍾於來裔。而奕世昌熾。曰傳于無
窮。保彼東方。永爲公室之藩屏。豈不休哉。

太田氏家譜序

族譜之不可不講也尚矣。譜不明則族不親。族不親則
彝倫斁。故古人往往作族譜。曰彰祖先。亦所レ曰垂憲子
孫也。靜軒君生于闕閤之家。爲太田氏之胄。其考空山
君。英勝院大夫人之從侄也。大考源七郎。雖爲嫡長。病
不能仕。寓於本藩。弟道顯公。曰有器局。大興門戶。歷仕
四朝。受方面之任。於考爲叔父。故視考猶子也。考有才
能。儀容秀潤。宜在幕府。管轄樞要。而仕本藩者。大夫人
之志也。大夫人鞠育威公。恩埒所生。故義公敬而慕之。
至老彌篤。覺近侍西山。親見其事。猶疇昔矣。君曰威公
之外孫。傳於肅公。操履端正。與聞政事。告老致仕。慨然
有志於作家譜。故使府僚生熊長守及覺。撰定世次。上
標氏族之所由出。中記道灌公之武功。下述大夫之事
迹。曰彰道顯公之勲績。欲使子孫世篤忠貞。而不墜家
聲。永與本藩同其休戚。不亦美乎。覺往年在東都。嘗拜

道灌公之像於金剛寺。遺風餘烈。俾人欽仰。辛丑之災。忽成灰燼。而塗錄叢說。載公之事業者。率多舛誤。故今釐正而筆削之。庶使覽者足_下。且知其智筭英略。傑出一時。而含雪泊船之隆盛。與天壤不_下。故則像雖亡。而猶存也。君使覺弁卷首。固辭不允。區區之心。竊謂君之此舉。敘彝倫。呂敦九族。誠有合於古人親親之義。貽厥之謀。可謂深遠而周摯矣。故因其請敘之。

續有職問荅序

安藤爲實需

皇朝禮典之設。草創于磯城瑞籬。討論于長柄豐崎。脩飾于滋賀京。潤色于藤原宮。大寶元會之儀。文物丕備。冠位品階。煥乎可觀。暨乎醍醐馭世。睿明天縱。卓越前古。曰格。曰式。垂憲萬世。當時冠族之盛。邁于金張許史。青箱之學。世世不絕。枕中之祕。往往播世。爰及中葉。西宮北山之抄纂。宇槐江家之臚列。繁文縟節。牛毛蠶絲。雖不免乎魯兩生之所晒。而究其指歸。則又不外乎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等而上之。則俯仰進退。雍容肅穆。吁俞之風。可企而及。推而闡之。則執玉高卑。可徵其命之脩短。氣揚視低。可察其人之姦回。苟有志於理世。

安民者。其可忽諸。抱琴園安藤子少而藝。咫尺于王公卿相。練悉掌故。壯而來仕我義公。釐正扶桑拾葉集。總裁禮義類典。縱觀名公之家乘。旁通百氏之載籍。聞見益博。用力閎肆。暇日輯其緒餘。自設答問。因事解釋。發揮旨趣。其論辨之不窮。若炙車轂而抽蠶繭。考索之精確。若錐劃沙。而印印泥。書以國字。童蒙解頤。斷以己意。耆宿結舌。析爲三卷。題曰續有職問答。蓋謙遜不自有其美。欲踵武於多多良義隆卿也。夫義隆卿西州之一帥耳。當羣雄割據之日。疆場騷擾。殆無虛歲。而能就逍

遙院實隆公講肄典章。著成一書。亦禮失求之於野之遺意也。今四海一家。昇平日久。百年之化。禮樂可興。舉而行之於廊廟之上。則祖宗制作之美。可復見於今日。夫豈小補也哉。或曰。安藤子之作此書。其意固善。然禮之爲用。在彼不在此。事物之瑣屑。名數之零碎。何足考究。不幾無用之辨乎。曰。不然。劉元海匈奴酋長也。猶曰。一物之不知。固君子之所恥。矧在我東方君子之邦。苟有一事之不明。豈可不恥。非唯可恥。亦非格物致知之義矣。子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精義入神。則無惑乎。

余之爲是言也。

貞婦傳序

精五飯。晷酒漿。織絰組紉。居中而主饋。凡爲女子者之則也。采薪標。操杵臼。衣繼縷而佐糲。此編疇匹婦之宜也。自中世有才女之稱。而婦德始衰。彼曹大家徐賢妃之類。千百人中。固難得一二。而蔡文姬李易安之流。衆皆歆羨之。皇朝才女紫式部清少納言爲其最。彤管所著。綺靡纖麗。窮極精妙。而其實誨淫導僻。無益於閨閣之教。而有害于媳婦之操。不唯婦德之衰。芣苢蘋蘩之義。蔑以講焉。若州民伊平太之妻佐與。可謂能執婦道者。生而不視。嬪嬙艷冶之態。不聞傅姆訓導之言。自結髮爲夫妻。唯知事夫。而不知其他。汲爨烹飪。從事畎畝之間。及夫罹疾。則蓬頭垢面。瞻護不遺餘力。至于挽鹿車。載其夫。使浴于巖城溫泉。以痊宿病。艱楚辛勤。感動路人。事達于本藩政府。復田租。蠲徭役。賜穀以振贍之。夫臣忠於君。子孝於父母。婦順從於夫。皆天理之常。而人心之所固有。未足以揄揚稱贊之。然而能盡其道者鮮矣。譬諸草木。世皆稂莠。樗櫟。而琪花瑤草。有時乎。

挺生其閒。故臣有忠良義烈之名。而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以焜耀乎青史。振綱常而正倫理。皆所以勸來者也。政府之舉。亦由如是。而使彰考館諸子作傳著論。以標榜之。於是乎。諸子味腴。褻芳。各摘藻思。或歸之於風化之美。或贊之於率由舊章。或舉之以爲標準。或推之以爲祥瑞。雖所見各異。而其義皆一也。蓋大易家人之道。明於內而巽於外。旣施於家。能施於國。推而至於治天下。孟子言舉此心。加諸彼而已。所謂斯心者。卽天理也。真西山曰。天下有不可泯滅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也。絲是觀之。匹婦之賤。其心可以亘萬世而不泯滅。內助刑家。足以相資。婦道立而家道治。然無今日之良政。則人誰得而知之。不過草莽間一婦人。而與跂行喙息同腐耳。由微至顯。推邇及遠。綱常倫理。其所關係。豈不重且大哉。

烏居壽軒家藏文書

烏居忠豐左近忠勝之子。而彥右衛門元忠之孫也。仕常藩。致仕號壽軒。一日謁西山公。公從容謂曰。聞爾家有東照宮賜元忠文書。恐歲久損壞。胡不繕修。對曰。

文書傳在播磨守忠救家。臣家所有。特其所寫者耳。故不甚貴之。公曰不然。使爾子孫知祖先之闕闕者。非文書乎。何分真寫。壽軒拜命之辱。既而公薨。歲月倏忽。七換寒暑。壽軒憶公之言。命工裝潢。請理次第。記梗概。嗚呼。元忠百戰之餘。勇霸府之元勳。當守伏見城。大敵雲集。元忠竭馳驅之力。奮韜鈴之略。及兵竭矢盡。大呼而出。力戰授首。麾下之士。皆從而戰死。一無逃者。義氣動天地。精忠貫金石。歷千百年。凜凜有生氣。真所謂大夫夫者歟。初權中納言豐臣秀秋通使城中。請入守。元忠與諸將議曰。島津兵庫頭亦有是言。而終見欺。情偽未可料也。遂拒之。秀秋潛至城下。面陳懇款。元忠報曰。公誠能輸忠。則當俟內府之返旆。而圖異日之功。公但悉力攻城。我唯一死報內府焉耳。秀秋不得已而退。元忠密使一士縋城而出。至小山營告狀。當是時。秀秋有兵一萬五千。率之入城。戮力守禦。則豈不聲勢甚壯。而終能破敵乎。元忠自爲寧枕城而死。不爲孺子所誤。此元忠之剛毅明決。人所難及。而世知之者鮮矣。今其文書雖藏在忠救家。而元忠之兜鍪佩刀。藏在壽軒家。及諏

訪原偵敵。元忠佩此刀。矢石雨下。烏銃中刃。鉉丸所蝕。宛然而存。自結髮從軍。大小三十餘戰。雖李存審之戰。功亦可庶幾。使人慷慨激昂。加召公命。繕治文書。傳至來裔。召勵忠義。是大有裨于風化也。壽軒今年八十有六。強健善飯。精爽不衰。喜談往事。亶亶不倦。世治俗淳。厯眉黃髮。不乏其人。而如元忠之孫者。當時能有幾人。覺敬其老。而重其人。故併及之。

書大石家譜後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自古既然矣。治世而有死節之臣。其猶祥麟威鳳。曠代而間出乎。大石君報故君之讎。是已。君以歷世元老。威望著於赤穗。一朝遇變。舉措不異平日。奉旨致城而去。及其報讎。焦心苦思。謀畫周摯。卒能伸大義於天下。而植綱常於永世。豈曾夫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非邪。昔藤原泰衡故將大河兼任連結餘黨。嘯聚山澤。致書由利維平曰。古今有報六親之仇。未聞有報主君之讎者。今我創爲此舉。將以明君臣之大義也。夫兼任之擾奧羽。勢頗猖獗。亦猶劉黑闥之起兵漳南也。其人固不足論。而其言則未嘗不

善也。君處變治世而不失其經。不大聲色而從容就義。亦豈兼任輩。蹙蹙爲雄者。所能冀其風槩邪。而如其言。則君實有以踐之也。左典廡進藤君與君姻戚。其族圭齋君嘗使亡友栗伯立撰君碑文。今茲典廡君與君之族良丸謀而鑿之石。又著大石家譜見惠。覺重君之忠烈。二十餘年如一日。今得見譜牒之詳。喜荷交并。故不揣謏陋。謹書其後。若君之行事。則編錄遍於海內。且萬世而不可磨。人臣之義至此盡矣。夫復何言哉。

跋分門入室圖

北齊斛律光及弟羨。並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卽効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明月光字。豐樂羨字也。文祿中。細川忠興將兵在朝鮮。攻戰之暇。召田獵爲樂。忠興素善鳥銃。其臣稻富伊賀特妙于鳥銃者也。每獵而歸。必較其獲。忠興常多。而伊賀甚少。忠興謂伊賀曰。汝召鳥銃

稱。今所獲反不如我。豈非濫得名邪。對曰。君侯妙手。誠非臣所企及。然臣有小技。請檢鈆子之痕。忠興就視之。則伊賀所獲皆中要害。忠興則專主乎中。無復所擇。乃服其精。夫天下之理一也。豈有和漢古今之異哉。若光與伊賀。則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者。而羨與忠興。則一朝而獲十禽者也。史稱金性質直。不識文字。不能署己名。其必不知王良嬖奚之事。而所言如此。伊賀武人粗野。其不知光羨之事。亦甚明矣。而所爲偶合。藝之所造。極其深妙。則理之所歸。原無二也。一日庵雅善劔術。擊刺練習。至老不衰。究其精微。闡其蘊奧。作分門入室圖。言論武技之先後緩急。爲子孫之慮。可謂深遠矣。余雖不能知其術之至。詳味其旨。皆有合於理。而其令嗣精于鳥銃者也。因疏和漢二事。言題其後。且勉令嗣令孫讀書。言知古人之不失範也。

讀焚椒錄

余嘗讀懿德皇后回心院詞。喜其構體精巧。措詞妙麗。首尾相救。如常蛇勢。每謂非深於詩者。不能也。然不知懿德何代人。唐宋皇后。無此徽號。意其僞主霸朝之皇

妃。一夕偶讀遼王鼎所述焚椒錄。專敘懿德事迹。乃知道宗之后。而廢太子濬之母也。后召才學姿色見寵。正位禕翟。常慕唐徐賢妃行事。箴規得失。道宗稱爲女中才子。其諫獵一書。尤明快可誦。咸雍之末。寵稍衰。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召寓望幸。錄後有西園歸老跋。不知爲誰。舉詞中警策。召爲皆有唐人遺意。恐有宋英神之際。諸大家無此四對。然後自信品藻之不妥也。錄中所載耶律乙辛誣陷懿德。本末甚詳。參之宋元通鑑。其說良是。而竊有所感焉。夫讒慝之人。無所不至。譖大臣。構良將。誣忠直。陷賢能。終至喪邦覆家者。雖歷世所不能無。皆中傷人臣之事也。至於讒君之妻。殺君之子。其事至難。雖極昏愚之主。未易欺罔。況道宗頗有材略。駕馭羣下。苟非深文巧詆。螫毒刻削。則不能入也。今讀乙辛密奏。年月證實。話言服飾。宴安親暱。歷歷如畫。懿德不能辨晰。竟召自盡。何其慘也。江充巫蠱之禍。不意見于當時。遼之不亡。幸矣。蓋左氏所載驪姬之讒。申生伊戾之陷。宋痤藥書之構。卻豎牛之奔。仲邱昭伯之毀。季孫費無極之間。卻宛簡而盡。約而瞻。千載之下。如面

覩其人。王鼎所述。雖有繁簡不當。而開析敷陳。聳動視聽。然由是而又有感焉。當孝謙帝時。有一大獄。藤原仲麻呂誣橘奈良麻呂。呂廢立事。黃文道祖安宿諸王。呂至小野東人佐伯全成輩。自誣自欺。或死或徙。蹤緒隱匿。竟莫知其冤濫也。推究當時事勢。奈良麻呂諸兄之子。而諸兄帝室之胃也。仲麻呂之嬖於女主。殊非鄭儼李神軌之比。非竊神器。攘袞冕。則其勢不已。是故離間宗室世卿。而逞閹闈之謀。觀其諸臣所歛。羅織極密。鍛鍊極深。原委詳悉。不異乙辛之誣案也。幸而仲麻呂罪惡貫盈。得伏天誅。不然則篡奪凶虐。舐糠及米。力能移鼎而負辰矣。藤原時平之讒菅公。源滿仲之構高明。世皆知其萋斐。至奈良麻呂。則舉世不能辨其皂白。及被檀林皇后之澤。僅得仁明追贈之制。雖當時實錄。特爲君上諱之。而未嘗不憤惋于菅野真道之曲筆也。若懿德之誣罔。猶有王鼎之錄。得補遼史之闕。如奈良麻呂之獄。則內無良史之紀實。外無稗野之可徵。堙鬱瞠昧。可勝歎哉。操史筆者。尤當潛心于邪正曲直之間。雖正史實錄。有可疑則辨之。雖雜家小說。有足信則取之。如

此則議論至公。而庶幾不牽於流俗之見也。彰考館佐
希辛當編修之局。專用心于史學。偶因懿德之禍。併及
奈良麻呂之枉。書曰贈之。

擬豐太閤討明智光秀檄

討賊春秋之大經。報讎臣子之常分。竭力赴難。宜先人
而奪謀。決意行誅。將枕戈以待旦。苟逡巡失事機。其何
貴乎。旬宣之寄。徒觀望圖時變。則將焉用蕃屏之臣。賊
臣光秀。則養賤卒。儉邪小人。始仕藤孝。僅見齒於士流。
終遇泰巖。得備員於書史。荷榮寵於安土。環金湯於龜

山。凌蔑典刑。矜伐雄武。通謀勝賴。久蓄攜貳之異圖。曲
庇利三。實爲逋逃之淵藪。多樹私黨。廣收士心。不圖犬
馬之勞。反縱豺狼之欲。谿壑難盈。識者豫慮其深指。跋
扈有漸。君子素惡夫朶頤。嗚呼。夏遺臣之不存。誰收斟
灌之燼。晉公子之不在。孰正里克之誅。一朝而弑二主。
固天地之所不容。豎子而竊大權。蓋古今之所必討。予
當方面之任。每提節制之兵。薄伐因幡。爰征吉備。聞變
慟哭。布誠綏懷。輝元卑辭而行成。秀家勦力而嚮義。班
師姬路。飲馬難波。肅清五幾。指畫七隊。發義帝之喪事。

雖慚於漢王。報賀拔之仇。義豈讓於周祖。上奉天意。下順人心。師出有名。民歸如渴。販夫竈婦。希然董卓之臍。市豎街童。甘啖侯景之肉。方今羣雄畢會。精銳益振。組練曜日。果毅折衝之材。旌旗蔽空。鷹揚龍驤之士。舉此大眾。直壓賊營。譬如發蒙。何足介意。雖然。見可而進。好謀而成。禁暴戢兵。恥買匹夫之勇。發號施令。期行雷霆之威。凡在偏裨。務體此意。虔劉大憝。艾夷羣兇。甄功名于旂常。勒勲業于金石。崇爾典秩。厚疇子孫。鐘簋不移。金甌無缺。庶全趙孤於檣櫓。永爲周室之干城。檄至。敢有後期。其引軍法從事。

甘雨亭叢書

四七四

澹泊先生史論附錄終

書澹泊先生史論後

余每讀國史。未嘗不歎修史之難。其人也。癸卯冬。謝病家居。病間妄意。欲撰大日本史紀事本末。因屢閱之。乃知常史之冠冕諸史也。夫自舍人親王日本紀以下。載籍極博。作者世不乏其人。然明於彼。則暗於此。其解古書。譯古言。率不能辨雅俗古今之異。或三韓之語相混。故文理鬱畚。記載往往有失其實者矣。蓋有待焉而然也歟。國家文明。生若義公。以有爲之才。舉曠世之典。聘舜水朱之瑜。講究春秋之大義。就僧契冲。發明古語。

甘雨亭叢書

跋

之難析。史館諸人亦極一時之選。列神功於后妃。揭大友於帝紀。以南朝爲正統。蓋公之義例。可爲萬世之史法也。惜哉半途而薨。諸子亦相尋凋謝。於是乎。其責獨萃于先生。而大業實成于先生之一手。其功不亦偉乎。余嘗得其文集閱之。史論若干首。議論的確。若貶吉備真備。而褒橘奈良麻呂。古人所未論。雖古良史。何以加之。乃鈔錄爲二卷。其他書牘雜文。關係于史議者。附錄焉。題曰澹泊先生史論。後世之執史筆者。庶幾乎有所考信云爾。弘化三年丙午。後五月朔。板倉勝明識。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6127